

开栏的话

“宋韵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与浙江辨识度
的重要文化标识。在义乌市博物馆,蕴含浓郁人文气质的“宋韵文物”馆藏品类丰富,纹饰
之精美、器型之大气,足以惊艳四座。为从不同视角反映宋代特有的工艺风格和流行文
化,展现宋代艺术风韵,本报与市博物馆联合推出“博物览胜·宋韵寻踪”系列报道,挖掘
“宋韵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为读者开启一段奇妙的千年穿越之旅。

博物览胜·宋韵寻踪系列报道之一

宋人的酒具:浪漫艺术 吟颂风雅



温碗注子、蜀葵纹银台盖

“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被贬谪
后,在失意的境遇下,还能淡然品尝美
酒、欣赏美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
轼借酒表达豪放的性格和不凡的气魄,以寄托对
亲人的思念。宋朝多文人,文人多风雅,而“酒”便是
宋人吟颂风雅的一大利器。

宋人对酒可谓到了痴迷的程度,从宋人酒具的
独特性上便可探知一二。在义乌市博物馆,关于宋
代酒文化的馆藏独具一格,细心品鉴,其造型、色
泽无不令人眼前一亮。温碗注子、六出花口银
台盖、箸瓶与渣斗……浪漫的时代诞生出
各种精致绝美的酒具,从中呈现出宋
朝的人文风情与雅韵。



①



②



③



④

图① 六出花口银台盖心图案
图② 毕卓醉酒银花片
图③ 青瓷渣斗
图④ 青铜箸瓶

堪比艺术品的宋代酒具

现代人喝酒,一杯杯喝的都是
面子;宋朝人喝酒,一口口喝的都是
情调。这“情调”以文人雅客的
“小词”“散曲”抒发,依托“琴棋书
画”而现。宋朝经济繁荣,粮食充
裕,爱喝酒的文人墨客迭出,也助
推了酒具的繁荣发展。

从市博物馆收藏的宋代酒具
来看,无论是盛酒、煮酒或饮酒
器,都蕴藏着宋朝独特完整的饮
酒文化。据老文博人回忆,1986年
12月20日,义乌柳青乡游览亭村
一村民在建房取土过程中,在一
小土丘内意外发现了一个银器窖
藏,随即被欣喜的众民工肆意挖
出,后被闻讯而来的乡镇干部和
博物馆工作人员共同收缴。经清
理,有多种造型的银器70余件,但
超四分之三有不同程度残损。这
批银器造型雅致美观,篆刻工艺
出神入化,装饰图案丰富多彩,堪
比艺术品,为国内罕见。

众多出土的银器,就像一个
待探寻的文化“新大陆”,只有经
过层层抽丝剥茧,方能汲取其中
奥妙。这些银器极具艺术与考古
价值,其中有一批造型相似的六
出花口银台盖,口沿一圈饰连枝花
纹,器体精致完整,色泽光亮。让人惊喜的是,每
个六出花口银台盖盖心的图案人物均不相同,有用
勺子大口舀酒喝的好酒之人,有边喝酒边吹笛子
的文人雅士,更有醉酒后打翻酒杯,闭眼酣睡的
醉客。每一个六出花口银台盖都搭配一个形如托盘
的六出花口银盖托,盖托的盘心有突起的小圆
台,银盖可置于银盖托上,二者合称“台盖”。宋
人喝酒时,便可托起“台盖”品酒,仿佛置身于充
满仪式感的上流宴会中。

台盖、注子、温碗以及经瓶(明代称为“梅瓶”)是
五代和两宋时期普遍流行的酒具组合形式。饮酒时,
宋人会将贮藏于经瓶中的酒倒入注子,再将注子置
于温碗中,向注碗中注入热水,可以温酒。在柳青乡
游览亭发现的银器窖藏中,同样也发现了银质的温
碗和注子,不仅实用性强,而且造型优美、做工精良,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极具艺术效果。

试想一下,古代贵人豪爽地宴请宾客,桌面上摆
满了水果和糕点,一旁的侍从娴熟地用温碗和注子
温酒,谈笑风生间,来客们边吟诗边品酒,该是何等
的闲情雅致。

从「温酒」品宋代酒桌文化

“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
欢,无酒不成敬。”一直以来,中国人的饭
桌上就少不了酒。逢年过节,亲友相聚,宴
席之上,宾客间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如果
没有这温碗,怕是酒还未喝完就冷了。

自商周以来,中国人就用温酒器温
酒,并延续到宋朝。相传,古人温酒有两种
方法,一种是直接用明火温酒,另一种是
隔热水温酒。明火温酒,火候难把握,影
响酒的味道,想要保持酒的醇厚和香甜,
隔热水温酒比较合适。怎么隔热水呢?从
市博物馆馆藏的这款温碗和注子组合可
见端倪,碗呈六瓣莲花形,是宋代常见的
注碗形制,其造型比例适度,器身形似一
朵盛开的花朵,显得格外协调自然、美观
大方。更妙的是,古人做了个与温碗大小
相匹配的注子,注子与温碗间留出适当
的空间,放置热水用以温酒。“饮酒过程
中,侍从会随时更换温碗里的热水,以达
到持续保温的效果。”市博物馆工作人员
金家玮说。

“宋人饮酒的场景,与五代十国饮酒
文化有关,这从一些画作或诗词歌赋中
也能捕捉到一些蛛丝马迹。”据金家玮介绍,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画家顾闳中的绘画作
品《韩熙载夜宴图》,就描绘了权臣韩熙
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此画表现的
就是一次完整的韩府夜宴过程,即琵琶演
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
段场景。整幅作品线条劲流畅,工整精
细,构图富有想象力。《韩熙载夜宴图》
宋摹本,绢本设色,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
院。

从这幅画作可以看出,最右侧的琵琶演奏场景中,身穿
红袍的主人坐在卧榻上,四周坐满了宾客,桌上则备着水
果、糕点,还有温酒器、台盖等供士大夫们畅饮。有趣的是,
有的酒盏放置于台盖托上,有的酒盏则倒盖在台盖托上。“酒
盏是正放还是倒置,其实表达的是宾客喝酒的态度,想继续
喝就正放,不想喝了就倒扣在台盖托上。”金家玮介绍,该
画作可谓将宋朝的酒桌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宋代大户人家的高档宴席上,好的酒具还需搭配固
定的餐具,才能显示出高档和讲究。其必备的餐具之一叫
“箸瓶”,是装筷子勺子的盛具。宋人宴请宾客时,每桌都
有一个箸瓶,候客人入席,会有专人取出筷子递给客人,客
人再将筷子搁于眼前的“止箸”上,才显得卫生精致。同时,
还有一个专门盛放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的用具“渣斗”。“在
宋人的餐桌上,你啃剩的骨头不能直接吐在餐桌上,那样既
不卫生也不礼貌,而是要倒入渣斗中。”金家玮介绍,目前
馆藏的青瓷渣斗和青铜箸瓶也非常具有观赏性。宋人讲究
的酒桌文化,从中可见一斑。

宋人浪漫的行酒雅趣

天天气清的日子,宋代文人登山游
玩,文人雅士吟诗作对、借酒遣怀。东晋,
王羲之在暮春之时和友人在会稽山聚会,
把酒杯放在水流中任意漂,漂到谁那儿谁
就饮酒,再即兴作诗一首,然后谈天论地,
好生惬意。可见酒在文人雅士的生活中不
可或缺。

而平民百姓则喜欢在坊市斗酒、畅玩
酒令。宋人每次行酒前,都会请一名艺伎
做裁判,然后开始击鼓传花,从执花者开
始,唱一句词传一次花。这个过程中艺伎
还会进行必要的客串,受委托唱词或是传
花。而且艺伎的夸张演绎动作必须到位,
如果动作稍缓就会被罚酒,这样容易引发
下一轮游戏中的报复行为,游戏也会越来
越精彩。

因为这种游戏契合了宋王朝重文轻
武的整体气质,因此行酒游戏在宋代十分
盛行,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无处不有。
欧阳修在著名的《醉翁亭记》中就
写道“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
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
可见当时玩的游戏花样之多。酒令的盛
行,也促使宋朝形成了大量的慢词、小曲,
对中国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你
推杯,我提盏,宋朝人喝出了大文化。

市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毕卓醉酒银
花片”,从侧面展现出宋人将酒文化赋予
诗词歌赋的浪漫与执着。细看这块银花
片,虽四周有些许残损,但银花片中心刻
画的毕卓醉酒的故事依旧生动而清晰。
图案正中毕卓醉卧酣睡,旁边散落着倒
置的酒杯,而他身后有两只大酒缸和两
只酒瓮,一只酒缸盖已开启,并置一酒
勺。一旁有一童子恭敬站立,身前一童
子正向酒主人汇报着所发生的事情,整
个场面颇具戏剧性。

毕卓,东晋时人,为人简傲旷达、嗜
酒无度,经常饮酒而废弃公事,有“瓮
间吏部”之称。《晋书·毕卓传》中说
他“常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
至其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且
视之,乃毕吏部也,遂释其缚。卓遂引
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

唐宋以降,毕卓的故事常见于绘画、
诗文、戏曲以及器物纹饰中,例如故宫
藏唐人陆曜《六逸图》中的“六逸”之
一即为“毕卓醉酒”,宋人《蒙求集注》
有“阮修杖头,毕卓瓮下”,苏轼也有
“隔篱不唤邻翁饮,抱瓮须防吏部来”
的诗句传世,由此可见毕卓醉酒应是当
时人们很熟悉的故事。

那么,爱酒的宋人酒量如何?据相
关文献记载,宋朝人的酒量比不上唐
朝人,但是宋朝的酒度数比唐朝高。根
据沈括《梦溪笔谈》的记载推算,唐朝
的酒度数大概只有3度,最高的15度,
而宋朝的酒大概都有40度。作为一
个浪漫的朝代,酒量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喝酒的“仪式感”以及对生活的热
爱。

小小的酒具,让我们领略了宋朝人
的人文风情。不论是行酒令还是比作
词,都在无形中为宋朝的雅致酒文化
增添色彩。纵观宋朝,我们是否也能
多尝试为热爱而喝酒、为雅趣而喝
酒,去感受宋人的浪漫,追寻传统与
现代元素的融合。

本版撰稿/供图 全媒体记者 王佳丽



五代南唐 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局部)